

珠海出版社

红门

我们的灵魂在烈火中焚烧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门/孙忠武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3.1

ISBN 7-80607-988-2

I. 红... II. 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1568 号

红 门

Hong Men

©孙忠武 著

责任编辑: 潘杜鹃

装帧设计: 鲍 钧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电 话: 0756-2222759 邮政编码: 519000

地 址: 珠海市香洲区梅华东路 297 号二层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制: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12.25 字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07-988-2/I·383

E-mail: zhebsl@pub.zhuhai.gd.cn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上篇：浴火

仲夏之夜，一弯新月斜挂在黢黑的夜空，周围点缀着寥寥星光。坐落在南江之滨的南江市，从白昼的喧闹中逐渐恢复宁静，路灯拉长了夜归人疾步而行的身影。偶有一辆车疾驰而去，敲打着无边的静寂。不远处的江面上，星光与灯光辉映。江堤上，和风轻拂着八面张扬的棕榈树，热恋中的情人或漫步私语，或相拥长吻，感受着不夜城的温馨和浪漫。

凌晨二时三十五分，南江市消防指挥中心值班室的电话骤然响起，值班员熟练地接听报警电话，“喂，你好！这里是119指挥中心。”电脑迅速检索来电的方位。

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中年男子惊慌失措的声音：“消……消防队吗？快……快来救火啊！城西经济开发区，我们厂起……起火啦！”

值班员安抚说：“不要慌，请你说出起火地点的详细位置。”

报警人语无伦次，“你们快一点来！哦……城西经济开发区……滨……滨江路……顺景日用化工厂。”此时，电脑上已显示出报警人的详细位置：城西经济开发区滨江路138号，顺景日用化工厂。

“顺景日用化工厂，火势很猛，快来救火啊！”

“请保持镇静，马上派人到最近的路口迎候消防车，消防队立刻就到。”值班员放下电话，迅速接通市消防支队城区消防中队。

“丁零——丁零——”

城区消防中队的营区内警铃大作。

“咚、咚、咚。”

急促的脚步声由上至下传出。消防队员犹如离弦之箭奔向车库，着战斗服，登消防靴，扣安全带，戴安全帽，疾速登上消防车。全副武装的消防队员各就各位，蓄势待发。班长依次向中队长钟斌报告：“报告中队长，一号车准备完毕！”

“二号车准备完毕！”

“三号车准备完毕！”

钟斌看了看手表，前后不到 30 秒钟。他满意地巡视了一下整装待发的队员，一挥手臂，“出发！”消防车呼啸着冲出大门，刺耳的警笛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车顶上火红的警灯闪烁不停，在静寂的黑夜里格外醒目。钟斌双眉紧锁，密切注视前方。每一次的警报声都预示着一场灾难的降临。对于这样的日子，他再熟悉不过了。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而消防部队是一支特殊的战斗群体，“养兵千日，用兵千日”，一天二十四小时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参加新一轮的灭火战斗。在既有硝烟又有烈火的战斗中，与病魔进行着生与死的直接对抗。指挥员钟斌，虽不到三十岁，却已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灭火战斗和抢险救灾任务，尽管已经习惯于与各种灾难打交道，但每一次铃声响起，神经都会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紧张之中还夹杂着一丝即将投入战斗的兴奋。这次起火的是化工厂，在各类火灾中，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类火灾，是参战人员最难打交道的火场，不仅易燃、易爆，而且会散发出有毒气体，时刻威胁着灭火战斗员的生命。

火，从诞生之日起，就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犹如温暖和光明之神，促进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如同一只恶魔俯视苍穹，不时地溜出来，干扰着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远远的，城西经济开发区的上空，浓烟卷着烈焰映红了半边天空，在漆黑的夜里，如同一只张牙舞爪的猛兽，令人心悸。

“情况危急！”钟斌凭借多年的灭火实战经验判断，这一场火非同小可。他立即操起对讲机，大声呼叫：“指挥中心，现场火势猛烈，请求增援，请求增援！”

起火现场是顺景日用化工厂一幢五层楼的框架结构厂房，每层面积有五千多平方米，起火部位位于化工厂的三楼。三楼以上已是一片火海，烈焰吐卷着长舌，从建筑物窗口喷出，向上翻腾，狂舔着外墙的马赛克。现场围满了惊慌失措的群众，喧闹嘈杂，一片混乱。消防车迅速停靠在厂房的两侧，形成犄角夹击之势。车一停，钟斌迅速跳下，对着人群大声问道：“谁是这个厂的负责人？”其他消防队员抛水带、架水枪，迅速做好灭火准备工作。

一个身着保安服的中年人跑了过来，“我是顺景日用化工厂的值班员刘德。”

钟斌简洁地问话：“里边有人吗？”火场中救人是第一的。

“我们厂没有，霓裳服装厂的情况就知道了。”

“什么霓裳服装厂？”

“这幢楼里边还有一家服装公司。”刘德解释道。

“还有一家？”

“是。”

说话间，霓裳服装厂的李经理已站在了钟斌的面前，“我们厂也没人在里边。”

钟斌一下踏实了很多。他最担心这是集厂房、库房、员工集体宿舍于一体的“三合一”场所。进入九十年代，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变得越来越心浮气躁，越来越急功近利，一些企业为减少投资成本，在一幢楼里既办厂设仓库，又设员工集体宿舍，不时导致群死群伤恶性火灾事故的发生。三年前，发生在南江经济开发区的一场群死群伤特大火灾事故，就属于“三合一”

场所。起火单位是一家台资老板经营的玩具厂，为便于管理，原本有三个安全出口，两个被锁住，窗户全都安装了防盗网。大火发生后，惟一的安全出口被大火隔断。当钟斌带领中队赶到玩具厂时，看到的是一双双敲打着窗户的双手，撕心裂肺的求救声伴随着劈里啪啦的火焰声，火光映衬着一张张因惊恐而扭曲变形的脸。消防队奋力救出了两百多人，但仍有八十五个鲜活的生命被大火吞噬。几年过去了，钟斌仍能清晰记得火海中一个个求助、绝望的眼神。

火场如同战场，需要火场指挥员沉着、冷静和理智。灭火成败的关键，甚至战斗员的性命都握在指挥员的手中。只要指挥员一声令下，纵使刀山火海，消防队员都要义无反顾地冲上去，别无选择。

火场上的时间以分秒计算。钟斌的脸在熊熊大火映衬下，带着几分坚毅和自信。钟斌清醒地意识到：在后援力量还没到达的情况下，首先力求控制火势，防止向周围蔓延。钟斌逐条下达命令：“一班，正面攻击，压住势头。二班，侧面夹击，防止火势向相邻部分蔓延。三班，从高空实施灭火。”

顷刻间，一支支水枪喷射出强有力的水流，犹如一把把利剑，向凶猛的火舌斩去。

二中队增援的三辆消防车火速赶到现场。随之而来的指挥车还没停稳，支队长雷啸天开门跳下来。随同前来的还有支队防火处袁永烈、沈志远两位科长。雷啸天，从共和国组建第一支消防部队以来，就一直从事着消防工作，历经消防事业的发展、变迁。他十分清楚，消防事业要达到一个质的飞跃，关键取决于官兵的素质，不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就不可能胜任消防工作；没有高素质的官兵，消防事业就只能在较低水平上徘徊。沈志远、袁永烈、钟斌是大学同学，钟斌低三届，是受过正规警院教育的

消防专业本科生。经过几年的磨炼，他们以扎实的工作作风和精湛的专业技术，迅速成为支队斩火除魔的中坚力量。只要他们一出现在火灾现场，雷啸天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踏实。

钟斌立即向雷啸天报告：“报告支队长，灭火战斗正在进行！建议由二中队负责外围，控制火势，一中队对火头进行强攻，围追堵截，力争迅速歼灭。请指示！”

雷啸天迅速扫描了一下火场情况，对钟斌的战斗部署相当满意。他向钟斌下达命令：“按方案进行！”

“是！”钟斌重又返回火场。

增援的消防车立即进行补充供水。钟斌命令一班组成强攻小组从正面楼梯展开进攻，命令二班从侧面夹攻。钟斌则带着一组队员，架起挂钩梯，如轻猿一般向三楼攀去。火场中的热浪一阵阵袭来，炙烤着钟斌的脸。无数次的战斗锤炼了他钢铁般的意志和临危不惧的心理。他坚信：两军相遇智者强，勇者胜。在与火魔面对面的搏斗中，不但要战术得当，还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围观的群众瞪大眼睛注视着火场形势的发展。

钟斌迅速爬上三楼，抢占有利地形，手中愤怒的水枪向火魔的头上狠狠地砸去，忽而升腾，忽而伏低，进行着意志的比拼。烈焰夹杂着刺鼻的气味，一阵阵地侵入五脏六腑，窒息般难受。

在消防官兵强大的攻势下，凶猛的火头渐渐被压了下去。又一轮攻势过后，四楼、五楼的明火被逐一扑灭，火场只剩下大火过后的浓烟和水汽。灭火情况比预想的要顺利，钟斌习惯性地看了看手表，整个战斗持续了一个钟头。

沈志远和袁永烈开始组织人员对现场实施警戒，为下一步的火场勘查做准备。

南江电视台的记者也赶到现场，扛着摄像机不停地在现场穿

梭。

钟斌从火场里一走出来，电视台的女记者就将话筒伸到钟斌的嘴边，问道：“中队长，你能不能谈一下刚才灭火的感受？”

“没什么感受，我们只想尽快地把火灭掉，减少火灾造成的损失。”钟斌边说边指挥中队整理水带，收拾装备。

女记者紧紧跟随钟斌，“火场上，你们没有感受到死亡的威胁吗？”

“死，是随时可能发生的，灭火的时候根本就没空想这个问题。当兵的要怕死，就趁早别当兵。”

钟斌准备登车时，女记者递给钟斌一张名片，“我是南江电视台记者方梦君，想对你们进行深入采访，希望你能抽出时间。”

“再说吧。”钟斌头也不回径自登上消防车，“归队！注意行车安全。”

方梦君悻悻望着钟斌的背影，“架子真大！”

雷啸天临上车前，对沈志远和袁永烈说：“明天你们协助城西消防科的同志勘查一下火灾现场。”

“是！”沈志远和袁永烈异口同声答道。

回到宿舍，沈志远调好闹钟，躺在床上，脑海里依旧是刚刚发生的这起大火。灭火工作是结束了，而对于火灾原因调查来说，工作才刚刚开始。消防工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就像他刚上大学之前，只对消防队火红的大门和战车有初步的印象。经过四年的大学学习，他才真正认识到：灭火，仅仅是消防工作的一角，消防工作还包含建筑防火审核、验收，消防监督检查，火灾事故调查，以及消防宣传教育等等。即使是消防中队，也不只是灭火，还要参与各种社会救援工作。哪里有火情，哪里就有消防兵；哪里有险情，也绝少不了消防兵。赋予消防官兵的

责任是沉甸甸的。

每一宗火灾事故，都是一个新的课题。灾害由火引发，而造成火灾的原因却各有千秋。这起火灾，涉及到两个单位，火灾事故调查更不能掉以轻心。不彻底弄清火灾原因，就无从分清事故责任。如果不能给火灾事故一个真实的说法，就会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会影响执法的公正性，从而削弱消防执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只有正确地找出原因，才能为下一步的事故处理以及火灾预防提供正确的参考依据。

沈志远学的是火灾原因技术鉴定专业。虽然现在从事建筑消防设计审核、验收工作，辖区内一旦发生重、特大火灾以及原因复杂的火灾事故，他都要参与火灾事故调查。火灾发生后，除了灭火中队、支队战训参谋要及时赶赴火灾现场，负责火灾事故调查的人员也务必尽快赶到现场，以便从火场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取得工作上的主动。

不知不觉中，沈志远进入了梦乡。

2

偌大的厂房里黑洞洞一片，空气中混杂着各种难闻的气味。沈志远双眼布满血丝，望着建筑物外墙马赛克留下的烟熏痕迹，不免一阵惋惜。他参与认定的火灾，记不得有多少宗了，大到几十条人命、损失上千万的特大火灾，小到一般性的火灾，每一次到火场，内心总是掀起强烈的震撼，痛心、悲凉，甚至愤怒，各种情绪油然而生。

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部环境，而是人类本身。火灾事故产生的悲哀，更多的是人类自身的悲哀。一宗宗灾害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人为的影子。

城西消防科的董科长和侯参谋已经赶到现场。袁永烈拍了拍望着现场发愣的沈志远，问：“可以开始吗？”

沈志远从沉思中走向现实，“可以开始。”沈志远简单地进行分工，董科长和侯参谋为一组，询问现场目击证人；他和袁永烈一组，负责勘查现场，进行拍照、取证等工作。踏着滴水的楼梯，袁永烈和沈志远向三楼走去。三楼烧得最为严重，初步判定为最先起火楼层。三楼天花板上不时有水珠落下来，滴滴答答地砸在安全帽上，溅起的水花向四周扩散开去。

沈志远边看边问：“火灾损失有多少？”

“具体数字还没有核算出来，据两家公司的老板说，初步估计有两百多万，每个厂都差不多损失一百多万。”

“两家公司有什么反应吗？”

“他们都说火是先从对方燃起来的，看来，这又是一场难缠的事故了。”

“是啊！如果他们都把现在推卸责任的精神拿出来抓消防安全工作，也不至于发生现在的结果了。”

“这些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每次检查的时候，都认为我们消防部门没事找事，小题大做，一旦起火了，才知道我们的作用，这样的人烧光了也不值得可怜。”

“话是这样说，毕竟这么多的财产付之一炬，还是挺让人痛心的。”

“我们别瞎操那份闲心了。前些日子我们来这里检查，霓裳服装厂的李经理躲着不见我们不说，还让狼狗守住大门，活该他倒霉！”

“大多数人还是理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中受点委屈在所难免，谁让我们干这行了。”

两人正说着，顺景日用化工厂的金经理和霓裳服装厂的李经

理从后面追了上来，两人皆一脸怒气，边走边吵。

“火明明系从你那边先烧起来的。”金经理普通话夹杂着粤语。

“你别血口喷人，我们保安都看见火是从你那边先烧起来的。”李经理不甘示弱。

沈志远停下脚步，回头说：“我说二位，有什么情况可以向调查组反映，我们正在勘查现场，一定会将火灾原因查个水落石出，你们现在谈论这个问题还早。”

袁永烈拍了一下李经理的肩膀，用讽刺的语气说：“你那条看门的大狼狗烧死了？”

李经理唯唯诺诺：“都是误会，都是误会，那个保安已经被我炒鱿鱼了。你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他计较。”

“放心吧，经理，狗咬人，那是因为狗不懂人性，你堂堂的大老板肯定不会像狗那样不近人性。”袁永烈嘲弄地瞟了李经理一眼。

沈志远用责备的目光瞪了袁永烈一眼，接话说：“两位经理，现在是我们执行公务的时间，希望你们能配合，请你们暂时离开现场，如果需要，我们再找你们了解情况。”

“是，是。”两人转身朝楼下走去，一路仍争吵不休。

袁永烈望着李经理的背影，骂了一句：“早知道你有今天！”

“算了，永烈，咱们忙咱们的。”

沈志远迅速观察了一下现场的环境。这幢楼属于城西工业开发区，两个厂各租用了一半，左侧是顺景日用化工厂的库房，右侧是霓裳服装厂的厂房，正中间分隔用的木夹板已经被大火烧穿。问题的焦点就出现在中间这个部位上，因为无论从哪一侧起火，都会迅速蔓延到另一侧。如果当初用耐火材料进行防火分

隔，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也不会留下这么棘手的问题给事故调查组。

大火肆虐过的现场，又经过消防队员的射水扑救，一片狼藉。调查人员想从废墟中寻找蛛丝马迹的证据，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顺景日用化工厂的烧损程度十分严重，尤其是库房和半成品库房，燃烧的化学物品散落一地，顶棚的混凝土表面已经脱落，明显是受到高温烧烤后留下的痕迹。室内到处散落着杂乱无章的电线，绝缘层被烧融，铜线裸露出来。沈志远皱眉蹙额，循着电线仔细查找每一个可疑的地方。他习惯静静地思考，慢慢地搜索，而不轻易让调查思路局限于某一个痕迹物证。只有当所有的证据都能一一印证一个起火点的时候，才能最终定下结论。在每一宗火灾事故调查中，沈志远都要反反复复经过多次缜密的排查，只要存在一个可疑点不能排除，就不轻易下结论。

测量、拍照、记录，勘查工作进行了近两个小时，汗水顺着两人的脸颊不断地流下。董科长一组在询问完证人之后，也赶来加入现场勘查工作。

在顺景日用化工厂的半成品库房里，侯参谋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兴奋地喊叫：“你们过来看，这里有个电线短路点！”似乎找到了电线短路点就找到了火灾原因。

几个人闻声聚过来，从燃烧痕迹看，霓裳服装厂一侧的烧损程度比顺景日用化工厂一侧轻，理论上，最先起火的部位燃烧时间长，烧损程度也就严重，而且又是在顺景日用化工厂一侧找到了电线短路点，侯参谋的结论似乎再正确不过。袁永烈及董科长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沈志远，期待沈志远做出明确的回答。

沈志远仔细查看了侯参谋发现的短路点，没有立即做出回答，只是嘱咐侯参谋做好记录，然后继续勘查其它地方，不时用

数码相机进行拍照，侯参谋刚才发现的短路点似乎对他没有多大影响。沈志远近乎窒息的沉默，让同来的几个人感到莫名的压抑。尤其是侯参谋，心里极不舒服，心里想：“明明结果已经出来了，还能查出什么来？”

现场勘查一直进行到下午一点钟，汗水打湿了沈志远的衣背。他直了一下腰，说：“上午就到这里吧。董科长，把你们的询问笔录和现场勘查记录整理一下，下午在支队开个碰头会，交流一下意见。”他又征询袁永烈的意见，“你看呢？”

“行，照你说的办。”袁永烈十分了解沈志远的工作与思维方式。他，沈志远，还有钟斌，从大学同学到支队同事，感情甚笃。三个人之中，沈志远年龄稍长，钟斌最小。袁永烈十分欣赏沈志远的沉稳，尤其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有着近乎虔诚的执著。

沈志远之所以迟迟没有表态，不是故弄玄虚，而是需要多听听其他人的意见，用更多的证据来印证结论，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得到的结果可能就不同，火因始终只有一个，而且只能有惟一正确的一个。做出一个结论很容易，要找出真正的火灾原因就很难了。一起火灾原因认定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决定着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单位的命运。

沈志远匆匆赶回宿舍，泡了一碗方便面，边吃边将数码相机拍摄的图片传输到手提电脑中。输出完之后，他打开电脑相片浏览器，采用幻灯片的模式进行播放，从不断向后跳跃的照片中过滤任何可能与火灾原因有关的信息。他一边看，一边思考，在没有得到足以说服自己的证据之前，他就只能陷入一种完全沉浸于火场之中的反反复复的思维状态，如同电脑里不断晃过的一张张图片。

一张拍有“门”的照片，虽然一闪而过，他还是捕捉到想要

的信息。他马上搜索出所有关于“门”的照片，逐张定格后，全屏显示：照片上的门是个木质门，位于顺景日用化工厂半成品库房与库房之间，被火烧得只剩下四分之一左右。门的截面呈现里低外高的斜面，门板上烟熏的浓度明显是库房一侧浓于半成品库房的一侧。这一发现着实让他眼前一亮，虽不能马上得出结论，但至少给下一步的勘查方向找到了依据。

沈志远挑选出几张照片编辑好之后，差不多到了上班时间。他洗了一下脸，拎起电脑，向办公楼走去。正准备上楼的时候，后边传来了顺景日用化工厂金经理的声音：“沈科长，耽搁您一会行吗？”

沈志远停下脚步，回头说：“关于你厂的火灾事故吧？原因还没有定论。”

“听调查组的人说是由于我们厂的电线短路引起的，科长先生，实在是冤枉啊！”金经理一脸的委屈。

“听谁说的？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沈志远心里想，谁这么不守规定，这么快就把消息透露出去了。

“不管是听谁说的，请您听我说几句话，就几分钟。”

沈志远看了看表，离上班还有十多分钟，“您说吧。”

“沈科长，我特别感谢祖国的改革开放，使我们这些香港同胞有机会回到祖国办厂，盼望能做一番事业。如今，这把火却要逼我走上绝路，我只希望你们消防局能主持公道，做出证据确凿、令人信服的火灾原因认定。如果确实是我们厂引起的火灾，我愿意承担由此而带来的一切后果。”金经理说完这番话后，眼睛有些湿润。

“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秉公执法，查出火灾事故真相。”

“希望你们能尽快查明，拜托了！”金经理双手一揖，转身离去。

望着金经理沉重的步伐，沈志远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滋味。

支队会议室里，雷啸天、防火处郑一明处长以及袁永烈、城西消防科调查人员都按时赶到。

董科长首先发言，他代表城西消防科的观点，“根据上午调查访问以及现场勘查情况，我们认为：造成这起火灾事故的原因是顺景日用化工厂半成品库房内私拉乱接电线造成短路引起的。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是从火场烧损程度来看，顺景日用化工厂库房及半成品库房烧毁最为严重，这说明此处为最先起火部位；其次，在询问证人时，霓裳服装厂当晚值班员刘德是第一个发现火情并报的警。据他反映，火是从顺景日用化工厂半成品库房先烧起的。我们也向顺景日用化工厂的值班员了解过，事发当晚，他发现起火时，看到的部位大概是介于两厂的交合部位，具体位置他并没看清；第三，从现场勘查情况来看，在半成品库房里，我们找到了电线短路点，短路点与火场烧损程度相吻合，与刘德反映的情况一致。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造成这起特大火灾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顺景日用化工厂半成品仓库内电线短路，形成的熔珠引燃下方的半成品，从而酿成了这起火灾事故。”

郑一明看了一眼沈志远和袁永烈，“你们二位有不同的意见吗？”

袁永烈朝沈志远一努嘴，意思是你先说吧。沈志远打开笔记本电脑，说：“刚才董科长分析的情况，我有不同的意见。不过，目前我也没有定下最后结论。”大家不解地看着沈志远。沈志远面对大家疑惑的目光，分析说：“首先，城西科现场勘查的情况和我所看到的情况是一致的，即顺景日用化工厂一侧烧损程度确实要比霓裳服装厂一侧严重，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判断起火点就是在顺景日用化工厂的一侧。根据常理判断，烧损程度严重的地方一般是最先起火的部位，但这有个前提，就是对于火场